

走進老店 認識街坊 回憶中的西營盤人情味

舊區之所以舊，因為它飽歷風霜，但它曾經繁榮熱鬧，人來人往的街頭、歷史悠久的商店、一幢幢舊式建築物，都藏着無數故事。然而曾經熟悉的風景在時間的洗禮下漸漸開始模糊，某天定睛一看，原來已經面目全非，甚至找不到存在過的痕跡。商店搬走了，街坊一個接一個遷出社區，唐樓開始被大型屋苑取代，連以前成長的空間也消失了，人們與社區的關係轉變了。舊區、舊店舖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運，除了高喊「保育」之外，或許更應該聽聽街坊的心聲，了解舊建築、舊物背後的精神，透過舊記憶與社區故事，探索居民與社區之間的關係。

西營盤歷史悠久，早期中國難民湧入香港，當時殖民政府為了安置難民而開發西營盤一帶地區。西營盤是一個小社區，以第一街、第二街、第三街及高街為地區的中心點，隨着城市發展，西營盤從一個寧靜小區變成發展商大力開發的對象。為了重現舊區昔日生活，長春社與西營盤街坊合作策劃「舊區街坊故事相片展」，一起以相片和對話訴說他們與西營盤的故事。筆者邀來展覽負責人梁梓豪（Oskar）及關興記老闆娘關太，與他們探討舊區的意義和價值。

■ 文、圖（部分）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關太是社區的活躍分子，一路見證西營盤的變化。



關興記原本只是一間小小的豆製品店，如今變成了雜貨店。



由於成本上升，德昌森記的第五代傳人林師傅已很少製作蒸籠，蒸籠店的製作工序移往內地。

社區變化不斷

關興記是一間有90年歷史的老店，原本賣豆類製品，近十幾年才應街坊需要而售賣各種雜貨。關太指出，關興記經歷多年風霜，實在捨不得放棄。「我不捨得這個招牌，很多街坊即使搬離這個社區亦沒有忘記關興記。我已在這裡工作了40多年，每次街坊光顧都和他們聊一下，研究餸怎麼煮會比較美味。」關太表示。

在西營盤生活了幾十年，關太指出這個社區變化很大，樓價一年比一年高，唐樓的價格從05年的50多萬升至如今的200多萬，店舖的租金亦高了很多，不少店舖結業。隨着興建西港島線，不少中產家庭遷入西營盤，亦有很多南亞族裔人士在這邊開店，主要顧客是菲傭及印傭。「3、4層高的唐樓變成高樓大廈，來光顧的人也變得挑剔了。顧客將美國蛋、中國蛋、泰國蛋分得很清楚，遇到不懂的事情雖然會問，但未必會相信你。」關太說。

不只關太覺得社區變化大，住在西營盤唐樓11年的Kaka亦表示社區中心、佐治五世紀念公園都盛載她的回憶，她自小便和朋友在公園打排球，然而球場被劃作港鐵工地，不能在那裡打排球，她與朋友亦失去聯繫。

阿鍵在西營盤長大，走在街頭，發現後巷、樓與樓之間的公園都是一些很特別的空間，是街坊的捷徑、流浪貓的基地，是一個半公共空間。然而發展商把地段收購再重建，這些地方亦隨着重建而消失，失去的不只是建築物，更是那些別具意義的空間。

舊式建築與街坊生活

舊式建築不只盛載居民的回憶，它更是人與人之間的橋樑。以前很流行「前舖後居」，工作、生活都離不開這個社區，鄰里之間會互相幫助。有時忘記了帶鑰匙，可以落樓下借電話打給家人，工作很忙沒空「湊仔」，會拜託隔壁的陳太幫忙帶孩子，向鄰居借鹽借醋亦是平常事，Oskar指出，「這便是生活的價值」。濃郁的人情味固然是舊區引人入勝之處，但人與人的關係亦不可忽視。「以往這裡的生活節奏很慢，居民的步伐亦較為悠閒，見到街坊會停下來和他們『打牙較』，停留在街上的時間亦相對較長，與社區有較強的聯繫。」Oskar說。

曾經與朋友在公園打排球的Kaka，球場是她與朋友之間的聯繫，球場消失了，失去了相聚的橋樑，友情亦不再。由此可知建築物不只有「使用」這個功能，背後有更深層的意義。

「建築物與人們的記憶息息相關，記憶會隨建築物的消失而淡化。當年清拆天星碼頭，市民過力阻止，指出這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，不應該拆去碼頭。碼頭消失了，市民對曾經在碼頭發生過的事亦會變得模糊。」Oskar由此指出舊建築物與街坊的記憶相連結。人們訴說歷史的時候，往往必須依附一些具體的物件才能喚醒記憶，正如走在街上，看到某些店舖、建築，會不期然勾起一段段回憶。

「你問街坊對西營盤的印象，他們很難想起過去那些故事，但帶他們重遊舊地，他們反而可以滔滔不絕地陳述過去，這也是策劃相片展的目的，從建築物引伸到背後的故事。」Oskar表示。或許舊建築逃不過被清拆的命運，但至少一個個故事、一次次述說可以讓人們認清其價值。



反思舊區與人的關係

關太的「捨不得」、Kaka建基在球場裡的「友情」、阿鍵失去的「空間」，每個人對舊區都有不同的情感、不同的反思，這些不是保育能夠涵蓋的領域。保育或許能夠將舊店舖、舊建築、手工技藝變成一種藝術，讓更多人去接觸、認識這些東西，但最終保留的可能只是一個軀殼。人們對舊區的情感源於經歷，西營盤始終都在，街道、店舖亦沒有太大改變，只是遷出遷入，人來人往，牽繫心弦的感動卻在變遷中不斷流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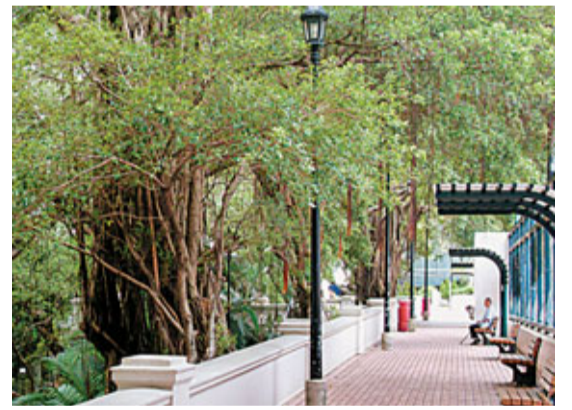
「社區建築反映的是一種生活態度，人與社區的關係某程度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。當鄰居一個接一個離開，伴隨着街坊成長的建築物一一消失，人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亦會降低。」Oskar坦言。以往居民是在這個社區「生活」，而現在這裡只是一個「居所」，雖然住在這裡，但並非在這裡生活。

關太說這幾年一直有人「勸」她不要做，想買下她的店舖用作投資，然而她不肯放手。「我不是死守在這裡，如果真的要清拆，我會退休，只是每次聽到別人叫我不要做，我便感到氣憤。」關太難掩怒氣地說。關太執着的不是買賣店舖所得的利益，而是店舖與社區的聯繫以及那份不能磨滅的回憶。店舖透過簡單的程序便可以易手，然而人與人、人與社區的關係卻需要幾十年時間來建立。

街坊對西營盤依依不捨，不少年輕人也喜歡這裡的歷史感，對舊區充滿想像，在社區、建築物、生活當中找到定位。舊區的價值不單單只是那份懷舊的感覺，而是背後盛載的生活、記憶。老街坊的故事或許會一直流傳下去，年輕人或新遷入的居民亦不斷書寫新的故事，惟有仔細咀嚼社區與人的關係，才能將記憶延續下去，不只保留其軀殼，更要留住當中的人文精神。



這些照片都是由街坊拍攝，是最能代表他們的西營盤景象。



佐治五世紀念公園被劃作港鐵工地，居民失去一個休憩的地方。

全城投入 打造綠色空間

今時今日講環保，好像有點悶，畢竟這不是一個新概念，而是一種全民運動。政府、民間組織推行環保教育多年，早已將其滲透至社會的每個角落，縱然小市民力量有限，但至少懂得從生活做起，要做到「低碳生活」並非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，關鍵只是在於肯不肯去做。既然人人都有環保意識，再講甚麼「環保從生活做起」似乎有點多餘。但有沒有想過，除了「慳水慳電」這些基本環保知識外，其實我們可以做更多，將環保生活實踐得更徹底，不過這次不是從個人出發，必須全民行動，因為綠色建築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都較為龐大，不只是環保設備的投入，更要從設計出發，以達到更大的效益。

綠色標籤評分嚴謹

建築與環保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建築物內的用電量佔全港耗電量約90%，而相應的發電量亦佔全港溫室氣體排放量近60%，是環境污染的幕後黑手，要做到綠色香港，綠色建築是不可或缺的項目。

綠色建築看似容易，事實上要達到認可的標準、得到綠色標籤卻不簡單，要符合標準必須涵蓋六大部分，從

建築用地、建築用料、室內環境質素、能源、水源及創新出發，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。綠色建築講求整體效能，如果只從其中一項出發則不夠全面，不能得到綠色標籤。

香港現時達標的建築物不多，只有200多幢，以商業大廈、政府大樓為主，當中大部分都是新型建築物。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董事會成員陳炳祥指出：「現時沒有強制建築物參與評分，以自願性質為主。不少企業大力推動綠色建築，畢竟可以提升品牌的形象，而且這股風氣漸漸演變成一股潮流，政府、大企業紛紛投放資源打造綠色空間，不跟隨潮流反而顯得落後。」當人們意識到綠色建築的重要性，自然願意投入其中，因為最終得益的始終是香港人。

從學校做起

很多人以為綠色建築成本高，付出與得到的回報不成比例。「以前我們着重回報，付出多少便希望收到相同或更大的回報，現在則會考慮建築物的生命周期，一開始可能付出很多，而且未必即時收到回報，但十幾年後你會發現有回報，付出的可從各方面省回來。」陳炳祥

說。而且綠色建築不單着重設備的運用，重要的是建築物的設計，在建築之初將設計列入考慮，可以省下很多錢。

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今年在學校推行綠色建築，鼓勵學校參與。環保觀念必須從小培養，學校是培育社會精英的地方，在學校推行計劃，可以令老師、學生明白這個概念，他們投身社會會自然能造福大眾。「我們先從老師、校長做起，舉辦各類型的講座、活動，讓他們知道綠色環保的概念，再通過比賽讓他們有機會將理論付諸實行，並帶動學生投入其中，這樣效果會更理想。」陳炳祥笑言。以前環保工作總是由政府或環保組織帶頭做起，現在反而bottom-up（由低而上），以學校作為媒介，先改變自己，再將信息帶到家庭、工作中，最後引入社會，感染更多人。

溫室效應、環境污染是難以避免的事情，只能透過不同的途徑，讓大眾知道當中的利弊，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，紓緩全球暖化的問題。環保是一項長期工作，需要不斷學習、不斷自我充值，才能事半功倍。由學校出



陳炳祥講解綠色建築的重要性。

發，透過培訓教育專才，建立榜樣，進而推廣至社區，讓人們明白環保可以提升個人、社群，以至社會的生產力，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。 文：蘇葉



綠色建築全港中小學生比賽
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月24日
表格下載：
<http://www.hkgbc.org.hk/eng/schoolcomp.aspx>